



柯楚别依

阿·毕尔文采夫著



柯 楚 别 依

〔苏〕阿·毕尔文采夫 著

李 俚 民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
КОЧУБЕЙ

根据苏联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1 年版本译出

柯 楚 别 依

[苏]阿·毕尔文采夫 著

李 俊 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875 插图 3 字数 266,000

1984 年 11 月新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3,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

书号: 10188·486

定价: 1.40 元

内 容 提 要

柯楚别依是苏联内战时期库班的一位人民英雄，红军第十一军游击骑兵旅的旅长。他领导的骑兵旅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与白军英勇作战，把北高加索的白军打得胆战心惊。同时，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下，不断克服游击习气和个人英雄主义，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斗士。

由于十一军军长索罗金的堕落与叛变，十一军在战场上逐渐失却了主动权，终于在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尼金的优势白军的逼迫下撤退了。柯楚别依的骑兵旅奉令担任了艰巨的后卫任务。他们在敌军、暴风雪、沙漠和伤寒症的夹攻之下，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终于冲到了阿斯特拉罕，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不料，由于托派分子的阴谋诬陷，历尽艰辛的骑兵旅反而被迫缴了械。柯楚别依就率领了一部分战友，想冲过沙漠到察里津去见斯大林。不幸，他们在半路上被白军包围，除了孩子伏洛蒂加突出重围外，他的战友全部壮烈牺牲。柯楚别依因为患伤寒症在昏迷中被敌人俘去。邓尼金想利用这位人民英雄的威望来号召库班的哥萨克人，对他威逼利诱无所不至，但是柯楚别依坚贞不屈，终于在唾骂敌人以后慷慨就义，结束了他光辉壮烈的一生。



阿·毕尔文采夫

本书主要人名表

伊万·安托诺维奇·柯楚别依——红军第十一军游击骑兵旅旅长。小名万尼亚。本书主角。

安德莱·罗依——游击骑兵旅参谋长。

伊格那特·安托诺维奇·柯楚别依——伊万·柯楚别依的弟弟。

伊万·鲁季奇·索罗金——红军第十一军军长。

奥达留克——十一军参谋长。

葛利年柯——十一军军部副官。索罗金的心腹。

季米特里·斯吉邦诺维奇·康达拉雪夫——十一军第二游击师师长。小名米佳、米契卡。

安德莱·葛烈高里维奇·施库洛——白党将军。白军游击骑兵师师长。白军中“豺狼”队的组织者。

伊万·迦依契聂茨——十一军军部副官。索罗金的心腹。

施契尔宾那——索罗金的警卫队队长。

列甫沙柯夫——柯楚别依的副官。

奥赫里姆·毕里宾柯——柯楚别依旅排长，后为该旅第七百骑队队长。贫农出身。哥萨克。共产党员。

娜泰里雅——柯楚别依旅女护士。哥萨克姑娘。罗依的爱人。

克罗托夫——康达拉雪夫师的炮兵队长。

伏洛蒂加——柯楚别依旅收容下来的野孩子。外号“游击队的儿子”。

阿赫美特·摩尔杜茹耶夫——柯楚别依的警卫员。彻尔克斯族的阿第盖人。

米哈依洛夫——柯楚别依旅的副旅长兼百骑队队长。

米哈依尔·斯达尔采夫——十一军的军事指导员。小名米沙。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康狄宾——柯楚别依旅政委。小名瓦西亚、瓦西加。

尼古莱·巴狄萧夫——柯楚别依旅第一百骑队队长。共产党员。

库济玛·高尔巴巧夫——柯楚别依旅第三百骑队庶务长。

娜斯佳——柯楚别依的妻子。

斯维烈德·葛罗波伏依——柯楚别依旅第一百骑队排长。

鲁宾——北高加索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伊万·叶戈罗维奇·乔尔内依——十一军军部副官，索罗金的心腹。

奥尔忠尼启则——俄共(布)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的战友。内战中北高加索与外高加索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斯吉邦——牧童。他的爱称是斯吉普加。

考尔柯夫——“豺狼”队队长。施库洛的心腹。

彼得罗·列杰柯杜布——柯楚别依旅第一百骑队的战士。斯维烈德·葛罗波伏依的好友。

阿迦菲雅——柯楚别依旅第一百骑队排长斯维烈德·葛罗

波伏依的妻子。小名迦希卡。

菲多尔——斯维烈德和阿迦菲雅的孩子。小名菲杰加。

谢维林——红军第十二军参谋长。托派分子。

彻尔格索夫——白军特务部长官。上尉。

叶卡吉琳诺达尔^①已经留在后面了。柯楚别依向阿尔马维尔^②的主力部队冲去。在他的后面，哥萨克^③抛弃了他们的村子，骑着快马跟了上来。

“收留了我们吧，爷爷^④，”他们请求道。

“好，孩子们，好，”柯楚别依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新来的战士说。“我不是神父，我不要查问你们的底细和以前干的事情，我只要求你们把那些在风磨旁阻挡我们的白军砍个干净……”

士官生的枪弹在头上呼啸。年青的哥萨克纷纷向马鞍扑去，他们一面飞跑，一面拔出狭长的库班^⑤军刀。风磨附近掀起了一场无情的砍杀。新来的战士们扫清了道路。柯楚别依微笑了，他把皮帽直压到灰白的眉毛上面，纵马向战场跑去。

“砍得好，砍得好……你们切完了白菜……那就得收你们入伍了。”

沿着谷地，闪过大大小小的村庄。长着玉蜀黍和向日葵的田野，发出一片绿色。在好些荆棘和野苜蓿丛中，突然飞起惊恐的鸟儿——鸱鸒和雕。走在头里担任尖兵的骑兵团，飞也似地跑上了丘岗。他们在马镫上微微站起，观察前面的道路。

谨慎的罗依率领着支队。他以前是一个哥萨克上尉，现在是支队的参谋长。他赖着他那过人的勇毅和机智获得上尉的军衔还并不很久。仅仅在一年以前，在梵湖^⑥附近，巴拉托夫^⑦将

军曾经向百骑长^⑧罗依庆贺他获得这一高贵的哥萨克军衔；但是现在，罗依的肩上已经没有了军官的标帜。

“参谋长，也许我们应该去攻打那些士官生吧？他们已经抢先占领了村子。”柯楚别依已经得到白军用巨大的兵力拦住了去路的消息，故意试探这位哥萨克上尉。

“必须先沿着苏霍谷地绕过去，”罗依劝道。“我们来得及痛快地砍上一场的。”

“不错！我的想法也一样。”柯楚别依表示同意，于是游击支队避开了白军的陷阱。

灰尘蒙住了人脸、马身和泰夫里亚大车^⑨漆过的挡泥板。一些劣性子的马拉着那些车子。

大风吹着红天鹅绒的支队旗。金色的流苏好象在太阳下面燃烧起来了。柯列诺夫斯克村修道女绣的字母，在闪闪发光。掌旗的人是柯楚别依的亲弟弟伊格那特。当草原上的大风刮得愈来愈紧的时候，伊格那特就故意把沉重的队旗完全舒展开来。他那匹枣红色的公马努力向前挣扎，乱纷纷的鬃毛迎风飞舞，那情

① 叶卡吉琳诺达尔——旧时库班的首府，即现在的克拉斯诺达尔。库班哥萨克对它简称为卡吉琳诺达尔。

② 阿尔马维尔——叶卡吉琳诺达尔东面的城市。

③ 哥萨克——一种民族，散布在顿河、乌拉尔、库班、西伯利亚等地。

④ 爷爷——哥萨克对军事首领的尊称。

⑤ 库班——指库班河流域，在北高加索西南部。

⑥ 梵湖——在土耳其东部近当时的波斯（今伊朗）处。

⑦ 巴拉托夫——沙皇时代的一个将军。

⑧ 百骑长——旧时哥萨克的百骑队（骑兵中队）的队长。每队人数并不一定是百人，有时可达五六百人。

⑨ 泰夫里亚大车——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南部的一种大车。因为克里米亚古代叫做泰夫里亚。

景就好象那匹马是一只飞快的小船，挂着红天鹅绒的船帆，在草原的波浪中突进。但是，觉得红旗可爱和宝贵的人，难道只有伊格那特一个吗？！……

二

索罗金^①斜躺在铺有吉金毯^②的波斯软榻^③上。他的身上穿着黄绸的长袍，脚上穿着柔软的卡巴尔德^④无跟软鞋。在他的身边，是军参谋长奥达留克，穿着一套衣领敞开了的傅林奇式的军服^⑤。他们旁边是一幅两维尔斯塔的地图^⑥。索罗金骄傲地发表着粗鲁的、断断续续的议论。奥达留克的平静的声音正在说服他。渐渐地，总司令打断自己参谋长的次数愈来愈少，奥达留克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响、愈来愈自信了。

索罗金总司令在最近这一个时期中瘦得很厉害。他的颧骨尖尖地往外突出，蒙在上面的脸皮发黄了，一向神气活现地向上翘的胡子也垂下来了。总司令对于未来的一切丧失了信心，他

① 索罗金——红军第十一军的军长，北高加索地区红军的总司令，后来蜕化为反革命分子。

② 吉金毯——吉金人织的毯子。吉金人是土克曼民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大族。

③ 波斯软榻——一种没有背的长沙发，上面铺毯子。

④ 卡巴尔德——高加索切尔克斯族的一支。切尔克斯人分为卡巴尔德（上切尔克斯）人和阿第盖（下切尔克斯）人两支。

⑤ 傅林奇式军服——一种有四个衣袋，中间束腰带的军服。以英将傅林奇而得名。

⑥ 两维尔斯塔的地图——每两维尔斯塔（俄里）缩成一英寸的军事地图。一俄里等于一·〇六七公里。

过去的威名已经变得一落千丈，两个多月来，他接连地遭到了失败。

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急速地转着身子，仿佛旁边没有人也似的唠唠叨叨地诉说着。但是他知道奥达留克在听着他，就努力想用自己的丰功伟绩来掩饰自己的失败：

“……索罗金保卫了叶卡吉琳诺达尔，索罗金创立了十一军，索罗金不放德国人到库班来，索罗金曾经不止一次地亲自冲锋，敌人就害怕索罗金一个人……”

总司令在窗旁停下来，沉默了。

“可是有人责备索罗金，说他让‘志愿军’^①得到休息而且积蓄了力量。萨耳草原^②诞生了邓尼金^③。”奥达留克轻轻地说。

索罗金突然转过身子，握紧了拳头。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我们的失败，就是过分懦怯的结果。库班的战事有一个特点，”奥达留克很有把握地接下去说。“谁拥有更广大的地区，谁就更有力量。在内战中军队是就地创立的，他们的装备给养也依靠着当地的资源。邓尼金在叶卡吉琳诺达尔大败后，不但在萨耳草原上恢复了元气，而且巩固了他的力量，扩大了他的队伍，他才从那儿出来就……”

总司令的装束漂亮的副官葛利年柯突然进来报告，说是康达拉雪夫已经来了。索罗金显然觉得很高兴。

“让他进来，”总司令吩咐说。

康达拉雪夫迅速地走进房间，报告道：

① “志愿军”——反革命头子邓尼金的部队。

② 萨耳草原——顿河支流萨耳河流过的草原。在罗斯托夫以东库班以北。

③ 邓尼金——北高加索的反革命头子，他的背后是英、法帝国主义。

“总司令同志，我从前线奉命来到。”

总司令用心地打量着他。结实的矮个子，显示着充沛的精力，敏慧而又刚毅的脸上，生着两撇小小的黑胡子，一身黑色的彻尔克斯长外套^①，再加上珍贵的哥萨克武器在他身上发出来的柔和光辉——这就是总司令在当时还不很了解的第二游击师师长。游击师是由矿工、铁路工人、上过前线的士兵和哥萨克人，在高加索山麓自动组成的，当十一军接近这一带时，他们就参加了进去。

“请坐，”索罗金说。

康达拉雪夫向波斯软榻瞥了一下，问道：

“不会弄脏吗，总司令同志？”

索罗金用眼睛瞟了一下，捺住脾气咕哝道：

“我准许你……”接着恶狠狠地歪一歪嘴唇说。“因为你在马粪上睡惯了，才会这么大惊小怪。”

康达拉雪夫什么也不回答，他揭起了彻尔克斯长外套的下摆，坐了下来。他那双软皮军靴溅满了泥浆。在他的背上和脸上满蒙着灰尘。索罗金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我们想给你增添荣誉，”索罗金用心地看着康达拉雪夫说。

康达拉雪夫不满地皱起了眉头，等待着。索罗金眯起了眼睛，但眼光却不离开师长，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慢慢地站了起来。康达拉雪夫也站了起来，一面把毛瑟枪推到屁股后面去。

① 彻尔克斯长外套——高加索一种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彻尔克斯人穿的外套。那种外套的特点是胸前装有两排弹插。

“施库洛^①占领了聂文诺梅斯克^②，”索罗金果决而又清晰地说。“给你德宾特团、维赛尔基团、克莱斯强斯克团、黑海骑兵团和……柯楚别依的游击骑兵支队。”

“柯楚别依？！”康达拉雪夫觉得很诧异。“我听说过这位指挥员。他不是在白军的后方打转吗？”

总司令满意地微笑了一下，用手指把康达拉雪夫招到窗边。在院子里，警卫队的战士们在玩纸牌。在仓房的阴影下，几个身材魁梧的哥萨克，伸开四肢睡在芳香的干草堆上。拴马桩旁边的马儿，被暑热和苍蝇折磨着，互相擦着身子，用尾巴焦躁地拂来拂去。从不远的奥里庚斯克车站那边，和往常一般，传来了隆隆的大炮声。

“柯楚别依来了，”索罗金倾听了一会说。“这狗养的，一定会冲过来的。这次作战的详细情形——可以问奥达留克……”

奥达留克拉住了康达拉雪夫的肘弯。

“季米特里·斯吉邦诺维奇^③，”参谋长亲切地说，“让我们到参谋室里去，我把今天的作战计划详细告诉您。”

索罗金在后面喊道：

“拿下聂文卡^④回来，我不但要用姑娘犒赏你，还要请你喝白兰地呢。”接着，总司令向副官迦依契茨眨眨眼睛下令道：“把施契尔宾那^⑤叫来：他会给我们安排德国女人和酒的。”

① 施库洛——白军的一个骑兵司令。

② 聂文诺梅斯克——在阿尔马维尔之东库尔萨夫卡之西。是一个很大的车站。

③ 季米特里·斯吉邦诺维奇——康达拉雪夫的名字和父名。略称米特里。

④ 聂文卡——聂文诺梅斯克的简称。

⑤ 施契尔宾那——索罗金的警卫队长。

三

索罗金的揣测果然不错。在炎热的中午，戎马倥偬的柯楚别依向敌人的左翼佯攻了一下，接着就突破了两个军官队之间的联结点。当白军合围时，在他们那巧妙地布置好的包围圈中，已经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了。柯楚别依的骑兵支队，越过库班河左岸的奥里庚斯克，飞也似地冲到库班河高高的河岸上。柯楚别依把发热的军刀插到鞘里，好几把军号就得意洋洋地吹起“退却”和“集合”的号子。灼热的弹雨从对岸飞来，冲洗着广大的斯塔夫罗波尔高原的坡麓。但是骑兵支队已经脱离了火线。被激烈的战斗和三昼夜毫不停留的急行军累得精疲力竭的战士们，都好象软瘫了。他们从消瘦的马上跳下来，把缰绳在拳头上面一绕，就在绿色的茅草上面伸开四肢躺下来了。他们那些可以与芍药和郁金香媲美的披风、裤子和帽子，就象无数鲜艳的花朵开遍在草原上。整个支队沉沉睡去，有的地方，连马儿也倒了下去。那些渴得要死的马儿，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了。

柯楚别依对自己的成绩感到很满意。他让副官列甫沙柯夫睡了半个钟头，就推醒了他，用略微有点儿粗暴的口气命令道：

“让我们骑马过去，看看受伤和打死的战士们。”

他们从熟睡的战士们的身体中间穿过去。马儿审慎地放下马蹄，有时候就跳过那些笨拙地挡住去路的撒手摊脚的人体。列甫沙柯夫被顽皮和无聊的心情所驱使，举起鞭子想把一个挡路的哥萨克战士抽一下，但是柯楚别依愤怒地阻止了他。

“不许碰他，你这莽撞的家伙！难道瞎了眼吗？这是毕里宾

柯，游击百骑队里的排长，一个出色的劈刀能手。”

毕里宾柯仰卧在草地上，衣服一直敞开到肚脐那儿。他发出一阵阵很重的鼾声，使他的马儿停止吃草，上上下下地嗅着他的身体，打着响鼻。

柯楚别依绕了过去，接着又回头问道：

“副官，大概你也看到他脖子上的纽带了吧？”

“圣香囊^①吗？”列甫沙柯夫猜测说。“如果在里面放上基督的头发，据说对佩带的人有极大的好处。”

“嘿，傻瓜，还算是我的副官呐！”柯楚别依摇摇头。“基督哪里有这么多的头发？象毕里宾柯这样的人，有库班河里的石子那么多呢。纽带下面是他的十字架。他还没有能够跟旧习惯分手。”

车夫们睡在大车下面的毡子上。受伤的战士一共有十五个人，也都睡了。其中有几个重伤的正在呻吟。支队的女护士，一个美丽的哥萨克姑娘，正小心翼翼地用水壶里的温水喂着他们。

柯楚别依下了马，沿着排列成行的大车走去，用鞭子抽下干了的罂粟花的果实。

“副官，多能干的姑娘啊！”

“女人永远比男人坚强，柯楚别依同志，”列甫沙柯夫很有把握地说，一面想凑齐脚步。他用细步很快地跟着走，但结果还是乱了步子，于是他对自己不能在行进中更换脚步感到害羞。他的额头是湿的，颊上满是灰尘，他的脸是饱经风霜的，脱皮的。他的鼻子已经整个儿脱了皮，而且象队里的那些哥萨克所说的，连

^① 圣香囊——俄国人用纽带挂在脖子上的小袋，里面放着种种圣物，据说佩了它可以逢凶化吉，甚至枪弹不入。

第三层皮也脱掉了。

“你说得很对，”柯楚别依微笑了一下说。“跟象你这样的男人比，女人自然是强得多。”

柯楚别依变得严肃起来。他转过身子，眼睛不向列甫沙柯夫看，很快地说道：

“女人的心肠比男人软，我亲爱的副官，就这么一回事。你看待人好象看待虱子一般，但她却把所有人看做是自己的儿子。正象庄稼汉一般！你说庄稼汉会将麦子丢到粪堆里去吗？不会。但城里人就会丢。因为城里人不知道麦子是谁种的，也不知道麦子是怎样长大的。”

女护士看见了支队长，就整一整头巾下的头发，舔一舔鲜红的嘴唇。柯楚别依走近她，把手伸了出去。

“能干的姑娘！你干的一切正好是仁慈的事情^①。你叫什么名字啊？”

“娜泰里雅。”

“阵亡的人在哪儿，娜泰里雅？”

“在那边，”女护士指着大车。

柯楚别依一边走一边问道：

“关于军事方面的事情你会吗？”

“我也会，柯楚别依同志，”女护士热情地回答。

“哦！”柯楚别依觉得奇怪。“这倒使我惊奇得很。你会什么？会开大炮还是会使机枪？”

“不，”她开始觉得有点儿害羞，“我——不论什么都行……”

① 俄文“女护士”照字面直译过来是“仁慈的姊妹”。这儿“仁慈的事情”有双关的意味。